



時隔半世紀 殺戮演繹

2016-03-12 記者 翁世樞 文



一九六五年，印尼北蘇門答臘省發生九三〇事件。一名中校帶領部隊殺害了陸軍司令及其將領，並宣布成立「革命委員會」，推行共產主義。當時的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蘇哈托接管了陸軍，將起事的中校等人判死刑，並藉機奪權，時任總統的蘇卡諾更被軟禁。蘇哈托專權後，即開始對共產黨相關人士屠殺迫害，史稱九三〇事件，死亡人數估計五十萬，華人至少佔了三十萬。

【殺戮演繹】(The Act Of Killing) 由美國導演約書亞·奧本海默 (Joshua Oppenheimer) 執導，透過當年參與九三〇事件的「劊子手」安瓦爾·岡戈 (Anwar Congo) 逐漸描繪出那既真實又令人不敢置信的悲痛過去。紀錄片入圍奧斯卡最佳紀錄片，獲得第八十五屆國家評論協會獎，並成功引起人們開始正視這半世紀前的慘案，至今仍沒有解釋、道歉，受害家庭依舊活在恐懼與壓迫下；加害者被視為英雄，甚至獲得比以往更大的權力與更高的名譽。

逃避與藉口 徒留傷痕

片中的主角安瓦爾喜歡看電影，導演便順水推舟，讓他用喜歡的方式重新演繹當時的殺人場景，並跟隨拍攝記錄，帶領觀眾由受害者的角度看這件震驚全球的九三〇事件。



安瓦爾向鏡頭模擬自己如何用鐵絲殺人，這樣的方式不會留太多血，場地更好清理。(圖片來源／【殺戮演繹】影片截圖)

當時的執政者蘇哈托利用社會的流氓勢力，表面上賦予這些人剷除共產黨勢力的責任，默許他們恣意燒殺擄掠，其實連安瓦爾自己都知道，許多罪名是莫須有。他已在矛盾與不安的情緒中度過了幾十年，每晚都做惡夢，那一雙雙冤死而闖不上的眼睛烙印在他腦海裡。「我知道這樣不對，但我必須做。」、「我的良心告訴我他們必須死！」鏡頭前的安瓦爾眼神飄移空洞，連自己都說服不了，只能用藉口安撫心中的不安與恐懼。不僅是安瓦爾，還有他的流氓朋友們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說詞，有人逃避、推卸責任，卻也有人對自己的殘忍引以為傲。

九三〇事件過去了，留下的卻不是反省與相互理解，而是更深的仇恨與驚恐，政府從未正視此事，軍方甚至從中助長衝突，導致對立的情緒持續堆疊，排華的情形也一再上演。

印尼華僑 弱勢或強勢

華人在當年受到的殘害尤其嚴重，安瓦爾的朋友說：「我沿著這條街，只要看到華人就捅。」可以看出當時華人與共產黨畫上等號，背後牽扯的是印尼與中共的緊關關係，被迫下台的前任總統蘇卡諾親共，而獨掌大權的蘇哈托卻主張軍事集權，貫徹右翼思想，因而在國內掀起清共排華的屠殺行動。華人與印尼本地人的嫌隙之深，在三十多年後再度引發衝突，一九九八年黑色五月暴動，華人在同一時間不同城市遭到虐殺，暴動持續了三天，印尼華僑死亡人數共計1250人，而根據人權組織的統計，受到強姦的華裔婦女超過千人。此次行動得以如此猖狂，證據顯示是受到政府放任和軍方的策畫。一直到現在，在印尼的華人仍舊受到歧視與欺負，片中一位武裝團體的頭目為了向導演炫耀自己的勢力，走進市場裡直接向華人攤販要錢，受了委屈的老闆唯唯諾諾的陪笑著，眼底盡是無奈。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蘇格貓底二手書屋
- 文化產業 何去何從
- 修復時代記憶 老屋新生命
- 慢生活 小鎮逆轉勝
- 當影視娛樂「台味」十足

總編輯的話 / 趙廣聚



《喀報》第兩百三十四期共有30篇稿件，其中特殊題材包含資訊圖表7則、動畫2則。

本期頭題王 / 林湘芸



我是林湘芸，時而很感性，時而很理性的雙魚女。喜歡和校狗玩。看似瘦弱但其實很能吃，缺點是吃東西很慢。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，為世界帶來一點點的改變。

本期疾速王 / 王雪琪



王雪琪就是我，不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，南洋那裡有個地方叫做馬來西亞是我成長的地方。每天認真過日子，對生活的態度簡簡單單。喜歡就喜歡，該做就做，認真時就該認真。基本上沒在做很重要的事時，基本上思考能力都是..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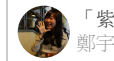
本期熱門排行



慢生活 小鎮逆轉勝
麻復暉 / 文化現象



修復時代記憶 老屋新生命
唐宜嘉 / 文化現象



「紫爆」來襲 空汗知多少
鄭宇茹 / 文化現象



文化產業 何去何從
林謙松 / 文化現象



流行歌曲面面觀
吳和謙 / 樂評



面對無理的要求與威脅，華人小販沒有選擇，只能交錢了事。

(圖片來源／【殺戮演繹】影片截圖)

華人與當地人對立的淵源還有一說，即是華人掌控了印尼主要的經濟資源，與本地原住民貧富差距十分嚴重。早期華人大都因經商而移民印尼，再經過歷代的經營，大部分的華人都非常富有。早在唐朝時印尼就有華人居住，數百年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，卻沒有消弭族群間的界線，反而多了由誤解轉而憎恨。華人如今在印尼有自己的生活區域，有些華人區遠離市區，佔地廣闊、住宅豪華，生活水平與一般民眾確實有著巨大差異。

加害視角 反而看得清晰

片中沒有受害者家屬出現，僅有一個特例，安瓦爾的鄰居，雖非華人，但從小由華人父親扶養長大，在十二歲某個深夜，他爸爸從家門被拖出去後就再也沒回來，後來才在荒郊野外發現屍體，沒有人敢幫忙收屍。在講述這段心驚肉跳的往事時他神采飛揚，還不時笑出聲，比起他經歷過的悲慘童年，如今扭曲膽小的心靈更令人同情。這樣的情節也許是導演刻意安排，又或許是至今其他受害者仍不敢露面，少了聲嘶力竭地哀吼與詛咒，沒有令人激動落淚的同情場面，僅僅利用加害者一方的說詞，卻凸顯了當年的殘害之深、影響層面之廣，更強調了即使到了今天，這些傷害都不曾褪去。

導演讓安瓦爾與朋友們既扮演加害者，也飾演受害者。特別的是，在鏡頭前總是因不自在而動作生硬的演員們，在模擬將死之人的神情卻是細膩逼真，不管是痛哭求饒、恐懼無助，甚或是即將被勒死的那刻。當初受害者的樣貌，他們記得一清二楚，也形容得繪聲繪影，然而對於自己的所作所為，卻似乎不再那麼熟悉，但唯一不變的是他們從不承認自己的錯誤。垂垂老矣的安瓦爾常帶著兩個孫子餵小鴨，還教導小孫子跟受傷的鴨子道歉，「小鴨子對不起，那是個意外。」安瓦爾這輩子殺的人超過一千個，如今意外一詞在他嘴裡顯得格外諷刺。

回首 面對自我

最後當安瓦爾坐在家裡看著某段自己飾演受害者的影片時，他提問：「那些被我折磨的人，跟我的感覺是一樣的嗎？」導演沉默了一陣說到：「其實，那些被你拷問的人遠比你驚恐痛苦，因為你知道我們只是在拍影片，而他們卻知道自己即將死亡。」安瓦爾哭了，但哭的原因並非愧疚，而是害怕遭到報應。



安瓦爾最後崩潰，害怕自己的所作所為會有報應。

(圖片來源／【殺戮演繹】影片截圖)

紀錄片的結尾，安瓦爾坐在一開始跟導演介紹當初殺人的庭院，反思著自己到底做了些什麼，突然開始乾嘔，累積了幾十年的龐大壓力與恐懼瞬間讓他喘不過氣，這是很關鍵的一幕，見證安瓦爾從片頭的驕傲自豪，到片尾的憔悴怯懦。也讓觀眾反思，到底知與不知的差別在於何處？理解了受害者的心情是何等沉重而痛苦，相較於一輩子都活在逃避現實的虛假榮耀下，假如自己是劊子手，又會如何抉擇。



進擊媒體 敘述方式進化

媒體從媒材、內容及產製進行優化，作者更必須思考讀者閱讀的情況，網路時代讓說故事的方式有更多可能。

揮別舒適圈 勇踏築夢旅程



寶拉身為家中唯一的「不正常人」，在面對夢想與家庭的分岔路口，她將如何決定自己的人生？

▲TOP

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

© 2007-2016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.

Powered by  DODO v4.0